



〔日〕堀田善卫 著

王之英 王小岐 译

血染 金陵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
血染金陵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〔日〕堀田善卫 著

王之英 王小岐 译



血 染 金 陵

[日] 堀田善卫 著

王之英 王小歧 译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6.125 插页:2 字数:126,000

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4,000

定价: 2.00元

ISBN 7—5396—0131—0/1·117

为纪念：

南京大屠杀而译，

谨以此：

缅怀无数蒙难的同胞们！

——译者

作者简介

堀田善卫，日本战后著名作家。

一九一八年，出生于日本富山县高冈市伏木港一个经营驳船世家。先在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系政治专业就读，后转入文学系法语专业学习。一九四二年，大学毕业。

一九四五年，受其所在单位文化交流协会的派遣，三月二十四日，从东京羽田机场，飞抵中国上海。

抗日战争结束后，在上海，他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录用。一九四七年一月回国后，在《世界日报》社供职。

一九五二年，他的小说《广场的孤独》、《汉奸》等获第二十六届日本芥川文学奖。

一九五六年，获日本学术文化工作者会议颁发的和平文学奖。为出席亚洲作家会议，他去印度。

一九五七年，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，访问中国。

一九五八年，为筹备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，到过苏联、非洲诸国。

一九六一年，三月，参加亚非作家会议东京大会。十一月，应中国作协之邀，再度访问中国。

一九六二年，为出席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，赴开罗、后经莫斯科、巴黎、马德里回国。

他的主要作品是小说。其代表作的内容，大都为追究战争责任，批判天皇制，主张和平、民主，探求人生道路。

堀田善卫根据他在中国的经历，先后写出了几部关于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小说。除去描写南京大屠杀的《时间》（即《血染金陵》）外，还有刻画抗日战争后上海状况的《在上海》、《齿轮》等。都以生动的笔触、客观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，非但具有文学价值，而且对后人了解历史也有一定参考意义。

除长篇外，还有短篇集、评论、散文、游记，传记等。有不少都已获各种文学奖。

《讲谈社》出版的日本现代文学集中第十四集，就是堀田善卫专集。

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十日

我将家兄送至下关海军码头。

船内，乘客很多，连甲板上也都挤满了人。家兄供职的国民政府司法部官员及家眷，大都集聚在这里。此时，国民政府早已转移到汉口，这些人也正向那里落荒而逃。现在，他们尘埃满面；而昔日，身着法服，衣冠楚楚，故作威严之态，并绞尽脑汁，拼命保持司法官风度，即便在处人以死刑之际，也是那么泰然端坐。今天，平素姿态却荡然无存：鼻翼内，积存着污垢，全然不顾；鼻梁上，粘满尘埃，权当无事。他们焦急万分，气喘吁吁，不管我们说什么，也根本顾不上答话。可以明显看出，他们脸上那惶惶然的表情，那似乎连胃也在腹腔中翻滚的难堪神色。家兄及船上那帮达官显贵，时而以一种可怜的目光，时而又用一种轻蔑眼神，注视着这些送行者，即我们这些以后仍留在这业已陷入危局的南京、或者还没有本事弄到船票的人们。他们这样做，实在令人费解：这些权贵，国难当头，临危出逃，有何“伟大”之处？弃家而奔，离乡出走，又有何资格蔑视草芥平民？他们欲苟且偏安，却讥讽我们这些冒生命危险守备故土的人们，又是谁家逻辑？！

愤慨万分又抵何用？明眼人一看便知大部分乘客，乃无意流露出这般神色。然而，家兄英昌绝非如此。他率妻子、女儿、仆人，共计十二口，坐在一等舱，洋洋得意、傲气十足对我发了一通话：

“奉政府及司法部之命，吾将赴汉口。然汝须留守家中，一则以护卫列祖列宗神位，慰先辈在天之灵；一则以保守全部家产。汝虽在海军部谋生，却为文官。若海军部日后发出撤离南京之命令，须立即呈上辞书，辞职还家。对财产，要精心看管，非但保全，且绝不许使之减少……”

竟把人愚弄到此般天地？！目前局面十分严重：日军对南京已逐渐形成包围态势，随时都有可能发起进攻。面对这种情况，谁人又敢做出“保全财产”的保证？至于说“不许使之减少”，其言外之意，不就是要增加吗？南京将沦入日军铁蹄之下，国破家亡之际，战乱动荡之秋，要做到“非但保全，且不许使之减少”，进而发国难财，就必须要做某种事情，对此，家兄陈英昌先生，也许尚不清楚，如果明白偏要如上所云，那么，他也会死于扬子江的！何以言之？因为两三天前，我曾听到过这样一个传闻：某人刚一上船，以为从此便可绝路逢生，完事大吉，不知是得意忘形，还是神经病发作，他不进船舱，而是径直走向对面船舷，纵身跳入大江波涛之中。我完全相信，会有这种事，但对那人却毫无同情之感。船上乘客与岸边送行者，现在，宛如居于两个世界。因此，我冷淡地望着他们，尽管如此，表面上，对熟人也依然要说出几句“祝一路平安”之类的寒暄话，内心里却在说“由他去吧”！我厌恶家兄，即使在目前这种异常场合，他也仍不失司法官风度，还依然保持着富豪之族一家之

长的架子。

汽笛响，船要开了。连我脸上也都热辣辣地替他们害臊。口里念叨着“祝顺风”“再见”之类的薄情言词，蹒跚地走下船来，稍停片刻，就离开了码头。

今年夏天，七月七日，日军在芦沟桥挑起战端以来，我从未在江岸徘徊过。然而，不知怎地，此时此刻仿佛觉得倒可得以悠闲散步。

猛回首，眺望城外，紫金山威严矗立，脊梁上不由冒出一股寒气。紫金山，草木皆无，挺拔险峻，沐浴着晚秋金黄色的夕阳，身泛紫金色，恰似上苍玉皇，无视人间悲欢离合，一如既往，屹立于江南旷野。近日来，每日每时那些凄惨的事实，却深深地打动着，已预感到：南京将沦入敌手，但同时又坚信，她终究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怀抱！

紫金山直刺云天，冲破低处的微暗，超脱四周的噪音，身披斜阳，恰似玉皇高坐。面对此情此景，脑际间不禁浮现出一些近似宗教的东西来：紫金山，即使在人类历史完结、生物全部消亡后，也一定会以一抹天险雄姿，留于宇宙间。我国大自然中，有象玄武湖、西湖之类，经人工修饰装点之地；又有似紫金山这种自生自长之景观。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，在它们身上某处却都隐藏着一种对人类的冷酷。纵观历史大抵如此。外敌逼近，它们却视而不见，无动于衷？！现在，我想说：诸君！您如欲观赏此时此刻的自然风景，请在这暮秋傍晚，来到玄武湖，站在湖后面城墙的玄武门楼上，眺望紫金山，是否也会油然涌出此情呢？

那么，诸君！从现在起，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后，落日余辉中也许会再现此景。现在面对此山，仿佛时间已冻结，自

已似乎已超脱目前动乱凡世。我爱这真正美的大自然，因为它丝毫不会给人以忧愁，不会使人感到冷酷。

以前也好，之后也罢，我们靠这厚厚的城墙，抵御一切残酷，来保卫血肉生灵、维护思想意志统一、以生存下去。城墙，似无垠原野天长日久，如平地拔高而起的高山，坚如磐石，刚毅健美。这种美，比敌人、比任何东西都居于首位。城墙就是用这种美保护人类及其精神的……。然而现在，紫金山后面埋伏着日本军队。

但是，日军终究要让自然淘汰，会被从中国赶出去。也许，他们会几度卷土重来，但如妄想借战争达到永远霸占别国领土之目的，只不过是一枕黄粱。

家兄英昌，为东京帝国大学法律学士。但我却未到过东洋，既不认识日本特有的并多为曲线的表音文字，又不了解日本。然而，从与家兄谈话及明信片、画报中，对其自然景观物还算略知一二。日本群山逶迤，茂密的森林，墨绿树叶遮掩、湿气，潮味升腾，郁闷难忍。日本人却甘心顺从这种自然，不允许自己适于人类，只准人类屈服于它。与此相反，我们中国人则是不断地同自然做斗争，了解它，使它服务于人类。日本庭院艺术，原本从我们这里学去。而我们却不象日本人那样，以自己顺从于自然并同其合而为一为理想，则是同大自然作斗争，并改造它，用以创造历史与文明。

日军岂能了解城墙的意义？即使万里长城，究其实也仍为精神产物。修筑长城，虽然可以说是为如何巩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，但如果仅仅是为保卫其利益，就没有必要付出那样大的牺牲……

薄暮降临。长江水急剧奔流。紫金山罩上一层微暗的晚

纱。低处万物，却已沉入夜色中，唯独山巅泛着红光，在那里，革命纪念塔；如短剑，直刺苍穹，闪闪发亮。

响过几声汽笛，船要开了。近来形势紧张，白天航行怕空袭，一到傍晚，众船只不顾搁浅、触礁的危险，便立即起锚出航。贪婪的家兄，现在总该心满意足了把。

离开江岸，缓缓地向南京火车站走去。途中，听到了隆隆的沉闷炮声，这声音如同巨大气泡自深水处咕嘟咕嘟冒出水面后爆裂。从音响判断：大炮似乎距我们很远，但估计，不出十来天，那沉闷声音，会随着炮弹爆炸的闪光出现于眼前。想雇辆马车或人力车回去，可火车站前，什么车也没有。实际并非如此，车站广场上，人声鼎沸，马车、汽车、人力车，乱成一团。车内装满锅、碗、瓢、盆，童男幼女——人们在逃难。空车罕见，即便有，车夫也是比平时多百倍地漫天要价。方才，面对紫金山，发出由衷感慨，无疑是抒发素日的郁闷；现在，付出比平时多百倍的租金去坐车，则违背平时意志。于是，只好安步当车，穿过挹江门，回到海军部。

十二月三日

南京完全处于重围之中。敌军已占领镇江、丹阳、句容、赤山湖、溧水、秣陵关等处这些南京外围城镇。大前天，还发生过空袭。街道上，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士兵，屡屡可见，他们拖着沉重双脚，不知要去往何方。市内人口，众说不一：有曰一百万；有曰五十万。人言数字差别之大，实令人吃惊。风声紧张，人员大量流动：外出避难者，抱着某种

目的而进城者，均可达到一个可观数字。也许有七十万左右，终究其实，确切数目，恐怕谁人也不清楚。

传言说，蒋总统夫妇已退避汉口。我到海军部上班，究其真伪，却无实据。又有消息说，日军派出密探，已潜入市内各处。我来到海军部机关，在院里烧文件。因要办事，来到交通部，尔后，去与交通部为邻的司法部，告诉他们家兄陈英昌已安全撤退。无论行至何处，都是纸屑遍地，黑灰横飞，在焚烧文件，可见是打了败仗，准备出逃。整个机关人员稀少，有如空谷。从司法部门返回海军部，途经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，里面大部分资料已送往后方。以后，我们本身将要成为历史素材。陈列馆门上，挂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邵委员国葬办事处”几个大字。看来，国葬仪式，大概不会再进行。今后，如果不为整个国家举行葬礼仪式，那也就算万幸了。

回到办公室，继续作善后工作，在院里烧文件。事毕回家途中与伯父邂逅相逢。他在市政府卫生局供职。也不知是从何处得到的消息，他说，大前天，日军空袭时，我方出动苏联援助的战斗机进行反击，这些飞机都是从汉口急速赶来的。他目光炯炯，挥动双手，遥指青天高兴地讲述着。伯父每每开口说话，粘乎乎的白色唾液总挂满嘴边。他兴奋，当然可以理解，但在述说中却使用了“我们被苏制战斗机侵入了”这样异常的措辞，我深感吃惊。同时，自己也发现，形势动乱、紧张，各种错误思潮，已潜入我们内部，搞乱了人们的思想，社会各阶层，都在剧烈动荡、分化。现在，我们仿佛变成了一个特殊女性，面对着兽性大发的流氓色棍。日军把处于守势的南京作为进击目标，正伺机入侵。想到这

些，心中如坠上一块铅。那沉闷的炮声，总在脑际萦绕……

挪动着沉重的双脚，往家走去。途中，一辆辆卡车，满载伤兵从面前掠过，车后撒下降卒的血腥气，见此情形，一种恐惧烈火，时断时续，烤灼着心脏。

海军部已无人上班。据说，其日常活动已转移到别处。平素，它无理也要找三分，更何况现在，兵临城下，早就溜之乎也了。家兄全家走后，整座空荡荡，连一丝音响也没有，静得怕人。在空旷与寂静中，海军部油然映于脑际：机关、权力，可现以变为多么抽象的东西。国民政府海军部职能机关，已转移汉口，其职员大部分已同迁而去，海军部在南京确实不复存在。对这种仓皇出逃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虽机关已撤走，但日军还依然把这抽象机关，作为目标，即将发起攻击，进而征服它。权力，确实是一种变幻莫测的怪物，最抽象而又最具体。敌军也如此，这个肉体武器集团，当然也是为争夺权力而进行战争。其内部的抽象能力，可通过战争，把几百万生灵化为乌有……

话又说回来，考虑这个问题本身，不过是证明自己存在于这个空城之中。我只相信：对目前局势，若不提前考虑并从长计议，那么欲达目标，就会落空。眼下，自己虽已离开海军部，脱离了权力这个磁场，但却接受了政府下达的命令，承担着任务。

命令我留在南京，做情报工作。

对近日来已发生的各种事情、现象，虽不提前考虑，也能如实、正确、明瞭地觉察出来。但日军入城后，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，实难预测。今天下午，听着伯父说话心里在想：日军炮声已闻，不能不认为是一个不祥之兆。

妻子，带着英武进来。她已有九个月身孕。儿子英武，今年刚五岁。当初，请求家兄，希望他把妻子和英武带走。不料，吃了闭门羹。没办法，再度恳求道：“那么就只带英武吧！”而他又偏偏乱编一通理由，说什么，“同日军交战，城内危险安在？”又予以回绝。如是这般，那又为何让自己全家，连同手下佣人，逃之夭夭呢？不可思议！实在不可思议！

妻子说：“我们离开这所房子，随便搬到一个小点的地方，不行吗？”这番话，固然在理。偌大一座洋楼，三层十九间。当然不应该只由我们夫妇二人及一个佣人老太婆在这里死守。但这只不过是不能兑现的遐想，因为家兄一定在某处配置下特务，让他们时刻都要监视我们是否守着这所房子和家产。

“不知为什么，我总有点害怕。给产婆打个电话，要她来一下。”

她，面色苍白。短发遮掩着脸颊，头发下端，接着紧闭的双唇。

“要分娩？”

“不，不是。我是说，掠夺是否开始了。”

“指日军吗？”

“不，日军掠夺之前，难民们在干什么？”

“哎！……”

以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事，一切都无从所知。掠夺，也许有，也许没有；日军可能干，也可能不干。难民们也是如此，现在对他们来说，主要问题是粮食、燃料。这些目前绝不会宽裕。我曾看到，难民们从高大、空无一人的洋楼里，搬出各种东西，甚至连暖房用的暖气片、床板都搬了出

来。床板，倒还可以劈开作燃料，或搭棚子。暖气片又有何用呢？

猛一想不由吃了一惊：家兄不让我们走，这不是希望我们自行灭亡吗？……自行灭亡，也倒幸运，因为无论是冻饿而死，还是束手待毙，死也倒死个明白……这样一想，却又变得毫无悲伤之感。

“当然，一旦有事，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弃家出走。这样做，虽然哥哥会说什么，但他是他，我是我！”妻子双唇勉强翕开，露出黄色的牙齿。

妊娠后，由于吃酸东西过多，莫愁总是说：“倒牙，倒牙。”

“把大部分贵重东西都已装入大缸，埋在地板下了。”她说。

莫愁湖，因六朝时代，女诗人莫愁曾居此处而得名。过去，我同妻子经常在湖畔散步，不知怎的我对她也称起莫愁来，而她本名叫清雪。

接过话头，我说：“因此，日军入城后，我要换上家人服装，装得象家人一样。谨慎小心度日便足矣。上面令我所干之事，待机而行。生活有了着落后再开始。”

“对！应该如此！”莫愁道。

莫愁、英武，如同剧中人退场一般，深一脚，浅一脚，摇摇晃晃，从书斋中走出去。英武在门口回头看着我：

“爸爸！明天，早点起吧！”

连日的劳累，我确实不能早起。

两人出去后，我从写字台抽屉中哧地一声，抽出一张纸片，这是日军致蒋总统的劝降书。上月二十二日早晨，去中

山机场，为撤往汉口的上司送行。飞机消逝在空中，正吃午饭，突然响起空袭警报。在各公馆，我们立即四散奔逃。下午两点半，中央军官学校的上空，敌机散发传单，于是，信手拣了一张。上云：

百万皇军已席卷江南，念江宁之地，乃中国故都，现又为民国首府。明孝陵、中山陵等名胜古迹荟萃，深感为东亚文化之精髓。提及东亚文化，即有极力保护之热心。……云云。

我心想，这当然不足为信。相信此番鬼话，便是十足的白痴。然而，我们处于这般被动局面，该是多么遗憾。必须以精神力量，从这种被动中挣脱出来。一定要考虑国家兴亡、民族意志，这些至关重要之事。

“轰隆——，轰隆——”

又传来沉闷的炮声。这音响，恰似有人在猛捶大鼓。夜色深沉，一片漆黑。某处，冒出惨红的火焰。

觉得害怕，谁说自己多少已尝到过恐怖的滋味，尽管如此，还是深感恐惧。

十二月四日

午夜。

首都防卫，令人绝望。南京，濒于绝境。要稳定情绪，就务必考虑对日本兵进行抵抗，对战局深思熟虑。

杨孃，从苏州来了。苏州，乃南京咽喉。我军十二万兵力，部署在苏州——常熟一线。沿沪宁铁路，花费三年时间，修筑了水泥工事，然却在上月十九日失陷了。

杨孺是我表妹，苏州人，刚一进门，我竟分辨不出她竟会是年青的表妹杨孺。只见她，剪了发，手、脚、脸满是伤，都已感染化脓。双目无神，虽正值青春妙龄，却宛如暮年老太。她说，从苏州步行四天，才赶到这里。途中遇上夜战，全家已失散。

“谁也没到吗？”她有点不安地问。

“你为何未去上海？”莫愁问。

少女往上抬一下眼皮，严肃地看着莫愁，似乎在说：去上海，进外国租界，那里面固然没有战争，但现在，中华民族正值大动荡时机，我们女学生的心，难道不应该转向后方吗？她所说的后方同家兄逃往的后方截然不同，意在到敌后去。英武见来了伙伴，欢天喜地；莫愁也很高兴。她现在已到了几乎不能移动的地步。

方才，为何要写“首都已陷于绝境，”因为杨孺活生生的讲述，震动了我。

她说：上月十九日，日军趁着黎明前黑暗，侵入苏州。他们行动迅速，再加上连日降雨，个个都穿着雨衣，浑身是泥，我苏州守军，把他们误认为撤退下来的友军，很多士兵加入日军行列，一起行进。城内守军，也开门让路，迎接他们……

与其说称我军为“不相互惨杀的士兵”，倒不如看成是由极端疲乏而又十分悲惨的兵士演出的一场剧。此乃悲剧乎？喜剧乎。

翌日，是二十日。我军士兵恢复了**锐气和秩序**，**死伤还阳**的日本土兵也凶相毕露。他们的活动，**使我恐怖**。

表妹一家，以烧制美丽精制的的陶器为业。

11